

奧西坡夫著
黃遠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蘇沃洛夫傳

蘇沃洛夫傳

奧西波夫著
黃遠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一八四八年八月

蘇沃洛夫傳

著者 奧西波夫
譯者 黃遠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本書係根據遼寧書店一九四八年一月原版本翻印

0001—8000

譯者序

要用幾句話把蘇沃洛夫講清楚是不容易的。有人把他和西洋歷史上最偉大的將領愷撒、漢尼拔、拿破崙等並列，但這只說明了他的名望而已，他的基本精神與特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蘇沃洛夫的綽號『大兵元帥』，可以表明他某一方面。他確實是很豪爽，率直，說話土腔土語，士兵老百姓人人愛聽愛學；但他却又非常有學識，懂七八國文字，讀書不倦。他又好像一般天才一樣，聰明絕倫，看問題尖銳，決心迅速，彷彿他全憑自己的聰明，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質，問題的關鍵，和戰機所在，並立即下定決心，為人所不敢為。但事實上許多問題他是經過細心考慮，多方調查，但因為他的方法是最簡單明確，看來全不費事而已。他喜歡以他的怪論，偏激之談，掩藏他滿腹的經綸。

蘇沃洛夫不單是大膽勇敢身先士卒，百戰百勝，而他的治軍練兵辦法，尤為傑出。他認為戰爭主要是人，

他尊重士兵的人格，經常和士兵廝混，沒有一點架子，想出各種辦法啓發士兵自主自覺，不准說『不知道』，他要把兵練成聰明有急智，有辦法，隨機應變，不知困難。他教育士兵戰場上所必須的一切東西，把增加士兵麻煩的都去掉。特別注重行軍，他說：『勝利是由兩腿決定，胳膊只是勝利的工具。』他根據實戰經驗來練兵，又根據自己部隊情況，指導戰鬥。他是新軍隊的建設者。直到今日，他的辦法，還有許多可供我們參考。

他自己口口聲聲講他怎樣努力於以古代英雄爲老師，但實質上他從沒有受前人的限制，他從自己實戰經驗，從當時各國的軍隊素質，裝備條件，來建立自己的練兵辦法與練兵標準。他雖熟讀古今名著，但打起仗來，他却總根據當前敵人士氣兵力，一貫的戰法，和自己部隊的狀況，來決定手段。他反對『搖椅上的戰術』。他敢於以步兵對抗騎兵的衝鋒，敢於用騎兵攻打要塞，敢於讓騎兵徒步衝鋒，敢於孤軍深入，這些表面似乎是僥倖，而實際是建立於最深刻的知己知彼，這千古不易之定訓上。看起非常驚人，說穿了實在簡單，而這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從實際出發。以客觀事物爲老師，不受什麼權威思想約束。

蘇沃洛夫又是一個最有趣的人，談笑風生。能用簡單的話，說明最深刻的道理。乍聽起來笑破肚子，而愈想愈對，對他的笑話最後不得不欽佩拜服。

譯這本書的意思，除供我們軍事工作同志的參考外

， 在這愛國自衛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我們看看歷史，看看外國，再看看我們當前的戰場，我們將會怎樣深深感到我們是在進行怎樣空前的偉大事業啊！驕傲是要失敗的，我們必須警戒。但我們必須恰當的估計自己，這樣我們才敢於勝利！

譯者不懂軍事，對蘇沃洛夫更無研究，上面的話倉促寫成，不妥之處，在所難免，譯文根據英文版也許有錯誤，希望同志們指正。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日於通化

目 錄

第一 章	蘇沃洛夫的幼年.....	1
第二 章	反普魯士戰爭.....	9
第三 章	訓練部隊.....	20
第四 章	在波蘭.....	28
第五 章	第一次土耳其之戰.....	36
第六 章	對土二次戰爭.....	47
第七 章	重返波蘭.....	71
第八 章	充軍.....	83
第九 章	意大利戰役.....	99
第一〇 章	瑞士戰役.....	127
第十一 章	尾聲.....	147 — 153

第一章 蘇沃洛夫的幼年

亞歷山大、瓦西利維奇、蘇沃洛夫，是當代最出色的軍事領袖，係出於古時的諾夫哥羅得族。當彼得一世在位時，他祖父，伊凡、格力哥耶維奇、蘇沃洛夫在普力奧布拉俊斯基兵團，當團文書。當他兒子瓦西利生時，彼得一世曾當過他的教父。當他教子十五歲時，沙皇派他當他的侍從和翻譯；其後不久又送他到外國去學習造船術。瓦西利自外國回來，除其他東西外，帶回他自己翻譯的『增强城市防禦要訣』，〔著名機師李邦印行〕。這一譯本一七二四年在俄國出版。彼得一世死後，加特琳娜一世提升瓦西利在普力奧布拉俊斯基兵團任中士。由此開始了他的軍事事業。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他升為將官，並有一短時期在議院中任檢察官之職。加特琳娜二世說瓦西利、蘇沃洛夫『是一位受過高深教育、堅貞、純正的人。他可以懂或者講七八種古代與現代的語言，我非常信任他，每逢提到他的名字，總是帶着十分的敬意。』

瓦西利、蘇沃洛夫家境比較不很富有。他主要的收入是靠他的領地孔昌斯可耶，在諾夫哥羅得底古柏尼亞；在那裏他有二百農奴。一七二〇年他娶了阿芙朵蒂亞、法杜塞葉夫娜、瑪奴可娃爲妻；她生有二女一子。其子亞歷山大，一七三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於莫斯科。

彼得一世曾創制一種法令，規定所有貴族子弟必須服軍役，並且從最低階級開始；貴族們則設法逃避這法令的後半節，他們把生下不久的兒子，立刻拿到近衛軍去登記入伍。當年輕的『近衛軍』還跟父母一塊過活時，他們的階級却自動升遷，結果到他們參加部隊時，都已是像樣的軍官了。但是命運却和人開玩笑，亞歷山大、蘇沃洛夫，這位未來俄國軍隊的大元帥，却沒有在年輕時就參加軍隊。這孩子看起來體弱而多病，沒有成爲一個兵士的希望。其次，他父親非常不願意，他的獨生子去受軍隊生活的艱苦，於是決定他應獻身於『文事』。而事實上，在年幼時未讓他兒子參加近衛軍這一失着，對孩子倒是有利的。因爲日後他仍須加入軍隊，並且爲合於法令，他開始必須在士兵隊裏服務，由此他得到一切機會使自己熟識普通士兵的生活和習慣。

亞歷山大的父親很少注意他兒子的教育；但這孩子閱讀很多書，所得的知識，比當時和他同類的孩子多得多。他父親的圖書室藏有很大一批軍事著作，孩子的好奇心在此找到豐富的資養。他不分好壞的唸，一本又一本，而從每本中總獲得一些有益的知識。漸漸地他有些

懂得古代偉大軍事將領所運用的主要法則，像一般兒童在他年齡所能達到的程度。他整日地在他父親書房裏以戰爭為遊戲，幻想自己在打仗，和漢尼拔一起越過阿爾卑士山，和儂撒大戰高盧人，和撒克遜的摩里司一同急行軍。他年輕的想像被軍事英雄勳業的描寫所燃燒，他所有的思想與熱心都轉到這一方面來了。

決心和毅力，那確成爲他個性的特點，他就用這種精神來開始給自己作軍事業的準備；而這些準備不僅是包括他閱讀專門討論軍事問題的書籍，並且他自己受肉體的鍛鍊。由於先天的多病和軟弱，他就着手去強健他的身體。他洗冷水澡，永不穿暖衣服，在傾盆大雨中跑馬。這孩子的奇怪習慣使他的朋友們驚異。他父親常努力教訓他去掉這些習慣，但這只增加孩子天性中的沉默和孤僻，却並沒有動搖他要當兵的決心。最後他父親放棄了要他兒子走他認爲是正路的一切企圖，而他的朋友却給他一個綽號，叫『怪物』。這一稱號蘇沃洛夫一輩子也沒有脫掉，但這只證明了那些這樣叫他的人的狹隘而已。

一七四二年西歷山大登記加入近衛軍。他父親沒有早日把他登記的結果立刻被感到了。入伍時沒有任何地位，他必須拿在行伍中實際的勤務來爭取之。他參加謝米諾夫近衛團當一名士兵，但暫時准許他留在家和父母一起。最後，在一七四八年正月一日他才到團裏服務，撥到第三連當班長。

身體像一條直線的士兵，衣著鮮豔，施粉的長髮梳成辮子，向後披着。鎧甲騎兵和槍騎兵則留着黑鬍鬚。披帶的武器在陽光下閃耀，槍很整潔，擦得像鏡子。這就是十八世紀中葉俄國軍隊的典型圖畫。但這畫圖的另一面却不如此漂亮。耀目的刀鞘裏的刺刀却生了銹。步槍的構造，放在肩上是平穩的，但是槍托和槍筒成一條直線，難以準確瞄準。當時俄國瑞澤夫斯基將軍寫道：『漂亮的人，却是可憐的兵。』『穿得好，很乾淨，扣得那麼緊，綑得不能自然動作，坐立行走均不能自如。』

爲防止士兵正步走時膝蓋彎曲，腿上綁上夾板，結果士兵躺在地上沒有人幫助就爬不起來。有些團隊裏設有站台，人要一氣站上幾個鐘頭，鍛鍊他們更加筆直。士兵派出站崗時，頭一天就把頭髮理好，一旦『修飾』好後，他們睡覺也要坐着，免得把髮飾弄亂。過緊的衣服，如其說是制服，不如說是緊身，對於士兵的健康有惡劣影響。新兵開始不經常穿着，准許他們逐漸習慣。『這樣他們不會馬上感到緊得慌和不舒服。』但是這寬容時期一過，新兵和老兵一樣，只要有一點違犯服裝規則的就要受處罰。射擊技術惡劣可以原諒，這是正常現象，但如果檢閱時頭飾稍微不整，那就遭殃了。當時的人講在軍營裏很少有一點鐘沒有人爲了違犯這類事情而被鞭打的。

那時候兵士是強徵入伍，服役『一生』。直到十八

世紀末期，兵役才限期為二十五年。軍隊數量增加着——由一七六三年之二十七萬五千人，增至一七九六年之四十九萬六千人。但是裝備與組織却沒有變更。例如：毛瑟槍射程是六十步，一分鐘可發三發。但普魯士毛瑟槍射程較遠，速率一分鐘五發。士兵總是挨餓，這些扣得緊緊的制服，常蓋着空的肚皮。步兵軍官生活也很苦。不管軍官和下士，只要對士兵越殘忍則越有名望，橫暴和慘酷是被看為熱情與幹練的標誌。

差不多沒有一位軍官是熟識軍事條例的。詩人捷爾扎文一七六〇年在普利奧布拉俊斯基團任軍曹，他說在他的單位裏沒有一個人懂得條令的。在入伍時，連長完全不知道他們職責是什麼，事實上把一切都交給服務久的軍曹。大部份軍官不單缺乏軍事教育，甚至也缺乏一般教育。有許多兵團，團裏的文件是由副官簽署，因為指揮官都不會寫字。就是在保羅一世在位時，有許多外省長官也是文盲。在蘇沃洛夫參加軍隊時，這是一般現象。

謝米諾夫兵團是由阿普拉真辛伯爵指揮，他很不重視軍事鍛鍊。這一團當時正在成立中，預料士兵要長期服役，他想，要他們「成為熟練的兵還有充分時間的。」

對於出身高貴的下士和軍曹，在近衛軍服務算不得是苦事。他們常被委以重任，並且予以大權派往外國。但只要接受了什麼任務，這些下士和軍曹就被人當作上等人看待，和正式委任軍官有同等地位。

然而蘇沃洛夫並不高高站在士兵羣衆的頭上或專和軍官階級爲伍。他渴望着更親切地知道這些無名人物，他們在彼得一世手下曾贏得如此光榮的勝利，而他們又如此懦弱地屈服於鞭撻。他從小就習慣於和普通人廝混，貴族的高傲架子在他是很生疏的。他厭惡豪華懶惰，愛和『普通士兵』相處。無疑的，日後他所表現，他能博得他的士兵信賴的能力和鼓勵他們進行偉大事業，是大部由於他早年和部隊中的士兵羣衆親密聯系的結果。他自己是深受這種聯系的影響。由於民主的天性，他吸收了許多普通俄國士兵的觀點和習慣。有常識，粗魯脾氣，儉樸的生活，勇敢，嚴格的責任心，已經是他個性的明顯特點。大概就在這時候他開始看出俄國軍隊的戰術與訓練方法必須改變，使之更切合於俄國士兵的民族特徵；這就是堅強，果敢，天賦的聰明與吃苦耐勞。

蘇沃洛夫比其同伴是更有熱心的勇士。照例地，他總自覺地準確地執行他在操場上和場外的一切職責。結果他很快取得上級的好感，他們重視他的明證，就是在在他服役幾個月後他們就給他重要任務讓他去完成。在一七四九年底，他入伍快到兩年後，被提升爲少尉。一七五一年升爲軍曹。

這是很典型的，他的上級那麼看重他，更不用說他的同事，但蘇沃洛夫自己却覺得很奇怪。他們不能理解爲什麼普通士兵對他有特殊吸引力，他的民主習慣，甚至他執行職責時的熱情與自覺，他們也不能理解。他在

愛玩樂的近衛軍軍官中，是完全格格不入。這些年輕的貴人，總嘲他聳聳肩膀，稱他為怪物。他們的上級在內心裏也同意這些年輕的貴人。

一七五二年，他被派遣到外國，當送公文的信使，他到了維也納和德來斯登。他在外國所見，使他非常感到興趣。但是由於他初次到外國，他體會到他是多麼深深地愛他落後與長期受難的祖國。在普魯士他偶然遇到一位俄國士兵。他後來講道：他擁抱他『以真摯的愛國心，像兄弟一樣……我們之間身份差別是不存在的。我把我的同胞緊緊地抱在懷裏。』單是這一情景，就顯示了這位青年軍曹，未來的總司令，他的士兵之所以如此熱情地跟隨他，是因為他們感到當為祖國服務時，對他是沒有什麼『身份差別』的。

時間向前走着，但是蘇沃洛夫向軍官階級的提升却停住了，他有很好的服役成績，因此這升級延遲大概是完全由於向來提拔緩慢的緣故。無疑的，他參加部隊很晚這一事實是有影響的。許多人像蘇沃洛夫的年紀都早已享有將軍頭銜了。魯編澤夫二十一歲即為將官，沙爾提可夫是二十五歲，列普寧是二十八歲。自然蘇沃洛夫對於這長期不被照顧是深深感到悲痛的。但是後來他超越了這些輝煌將領而『報復了』的時候，他滿意地說：『我年輕時沒有跳，現在我却跳起來了。』然而，他仍保持他和普通士兵生活的密切聯系，並且強化他個性的這些方面，而後來就藉此顯耀了這位劇時代的『大兵元

帥」。

最後在一七五四年，他到團隊後六年多一點，蘇沃洛夫被升為中尉，同年五月十日被調到殷格爾曼步兵團。

我們已經談過蘇沃洛夫的生活方式，他的孤僻，嚴格遵循他為自己所創製的規則，使他在謝米諾夫團，擁有「怪物」之令譽，但是縝密的觀察者在這位有些奇特的，矮小的青年身上會發現一種特殊的人格。他的直接上級，該連連長常說：『這個怪物將來要幹些事情，會使我們大家都驚異的。』

第二章 反普魯士戰爭

在殷格爾曼園，蘇沃洛夫服務兩年，在這時期他把暇時間全部都用來增進他的學識。他研究歷史，軍事程學，炮兵術，並且拿相當注意力用在文學上面。在期間，蘇沃洛夫閱讀了當代最好作家與詩人的作品，一生都好引用他們的話。在閱讀時，他作大量的劄記。他說：『我相信洛克所說，記憶是心靈的倉庫，但是倉庫却有許多房間，因此每一種事物必須放在恰當的置。』一七五七年，俄國參加了七年戰爭，而蘇沃洛終於得到了『營火藥味』的機會。

普魯士只在一七〇一年才成為一獨立王國。但是從國之始這一個只有四百萬人口的小國，即成為政治陰與傾軋的溫床。普魯士的統治者，總是毫無信義地盡攫取其鄰國的土地，特別是當這些鄰國處於困境時。得烈二世，今日法爾斯蒂的偶像，曾冷嘲地說：『如你喜愛外國的某一省份，並且有力量佔有之，那麼立就幹。當你完成時，你總會找到許多法律家來證明你

有權佔有這土地。』

腓得烈執行一種暴力、侵略，和蔑視國際法的政策，當時與普魯士接壤的國家都有內鬨，他總巧妙地煽動之。使特務奸細充斥於這些國家中，並且廣泛運用『黃金武器』——賄賂，以腐蝕一切人員，從家庭僕役到內閣大臣。選擇一有利時機，他即侵入奧國的豐富的省份西里西亞，並以軍隊佔領之。雖然這一強盜行為毫無根據，只是因為普魯士君王的無饑之胃口，然而他由於法國的帮助，仍然取得了歐洲列強的承認，西里西亞歸併於普魯士。

侵略者的胃口是隨其吞噬而增大。併吞西里西亞後腓得烈毫不含糊地要求撒克遜。

普魯士國王擴張領土的無饑慾望，很早就引起了俄國政府的警惕。由於他在瑞典和土耳其的鬼詐反俄陰謀，更增長了俄國的焦慮。結果俄國和奧國法國結成聯盟。這大大打擊了腓得烈。腓得烈為使其反俄地位鞏固，他在俄國宮庭中建立了枝脈廣佈的間諜與內奸體系。首先，他依賴於廣泛被聘到俄國軍隊服務的德國軍官，像曼特法爾和勒凡之類。他們的無能程度和他們對俄國及一切俄國事物的輕視是同等的；這些人一面在俄國軍隊中竊居高位，一面却努力為腓得烈服務。但是普魯士國王却不以此為限。白斯杜澤夫，掌璽大臣，阿普拉克辛俄軍總司令，法莫爾將軍，陀特勒賓將軍，霍爾斯坦伯爵，皇位的繼承者，彼得三世和他的配偶安荷特——澤